

惊

云

人

斗



幽灵楼道

佚名 等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灵	招	幽	秉烛夜谈之巷尾奇闻——巫歌	人文学院不开的大门	宿舍
堂	魂	灵楼	道	铃	室
课					
室					
5	43	163	186	199	278

惊

魂

六

计

灵堂课室

之
壹

某师范大学。

13日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是个不祥的日子，而对于计算机系三班的同学来说，也是个哀伤的日子。因为他们的同学王心军在上午的一场车祸中不幸逝世，年仅十九岁。除了校方和老师的悼念活动外，三班全体同学更是私下约定在回魂夜为他守灵。灵室就设在他的宿舍里。

19号晚上，403宿舍里面一片忙乱，有出去扎纸人的，有出去买香的，有去市场挑选水果，也有买糖买蜡烛的，要买的物件很多，最后大家都分派出去了，只留下李庄看灵。李庄回头看看立

在桌上的遗像，面容栩栩如生，那忧郁的眼神似乎在埋怨为何要夭折在这多梦的季节，看得他起了身的鸡皮疙瘩，连忙叫住最后还未出去的四人道：“你们也太不近人情了？为什么叫我一个留下来？”

“人手不够呀，女生那边也全部出动了。”李庄语塞了一会儿，又找到另一个理由，对张剑锋道：“你留下来不是更好？你是懂法术的。”

张剑锋道：“正因为我懂，班里面也只有我会挑符啊，况且你的脚前天扭伤了，不应该多走动，留在这儿最恰当不过。咦，你怕了？”

男子汉生平最见不得人家说他怕，李庄立即昂首挺胸道：“谁……谁怕了？你们只管去，我会看好灵的。”

张剑锋看他那强自支撑的样子，暗暗好笑，又特意嘱咐他道：“看住香和蜡烛啊，快烧完的时候要换掉，千万不要让它熄灭，还有，窗户一定要打开，要不阿军回不来的。”

陈衷信笑着捶了他一拳道：“你看他怕成这个样子，还使劲儿吓他，快走吧。”

月凉如水，冰彻肌肤，再加上寒风一阵阵地推波助澜，张剑锋不由缩了缩脖子，拉高了衣领。校道上很静，几乎没有什么人，只听得到自己那有规律的踏在青石板上的碎步声。正在观赏这幽雅的夜景，兜里的手机却突然响了，吓了他一大跳。“喂？”一听就是小兰的声音，张剑锋真后悔刚才没看来电就匆忙接了，“你怎么当男生负责人的？明明说好我们女生九点钟就过去的，你就偏给我们

吃闭门羹！”张剑锋丈二摸不着头脑道：“班长大人，我已经遵照您老的吩咐去买符纸了，留下李庄看宿舍。我又哪里惹到你了？”

手机那边传来一阵更为恼火的声音：“你宿舍里有个鬼人！我们在下面又打电话又叫门，连个影儿都瞧不见。我们九点半再过来，到时别让我找不到人！”“喀嚓”一声那边挂断了。张剑锋合上手机，暗暗咒骂李庄，居然胆小到连电话也不敢接，连累他挨骂。

“李庄，开门啊！李庄！是我啊！”任凭张剑锋在门外如何又喊又叫，门内始终毫无反应。难道他怕得跑出去了？想到这里，张剑锋忙一边找钥匙开门，一边道：“这死李庄，电话不敢接也就算了，竟然还跑出去，要是香灭了或是引发火灾怎么办？”

推开门，果然房间里一个人影都没有，张剑锋连忙到灵前一看，千谢万谢，香差一点就点完了，赶紧另外拿过三支来拜过插上。正插着香间，张剑锋的眼睛余光突然瞥见遗像上王心军的眼中似乎有什么液体流出来。张剑锋大惊抬头一看，却发现遗像上竟然罩了厚厚一层雾气，刚才受香一熏，眼睛部位的雾气液化成水掉下来。奇怪，这些天天气那么干燥，连滴雨都没下，怎么会这么潮湿呢？

“笃笃笃！”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张剑锋这才从沉思中回醒过来，应了一声：“来啦。”大步向门口走去。刚走到门边，他觉得地下有点黏黏的，低下头一看，只见地上一大

片水渍，水渍上赫然躺着一根干稻秸，不知怎地，张剑锋心猛地一跳，这条稻秸似曾相识般非常眼熟。张剑锋不由慢慢蹲下身去，将头贴近地面，细细端详这根稻秸，心想：我明明记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它，但为什么总是想不起来呢？这时，门又“砰砰”地响了。张剑锋最讨厌在他沉思时有人打扰，偏头吼道：“懒到连钥匙都不肯掏出来吗？自己开门！”然而，当他吼完这句话时，张剑锋发现喉咙里再也出不了声，因为就在偏头的那一瞬间，他清楚地从门缝中看见，门外竟然是空旷旷的，没有任何人脚或鞋的踪迹。换句话说，门外根本没有人，那么，那敲门声……

“滴答”，“滴答”，门外传来两声清晰的声音。张剑锋又趴下门缝去看，门口内外交界处早已湿了一大块，同时，门缝上方还不断有零散的水珠掉下来。“笃笃”敲门声再次响起。张剑锋一想就明白了，一边笑道：“李庄你少给我搞鬼，快出来吧，我已经猜到是你了。”一边去开门。这时，怀里突然传来一阵“嘶”的像是有东西烧着的声音，张剑锋吓了一跳，赶忙两只手伸进内袋乱翻，却翻出一张试冤纸出来，原本是白色的，已经变成了黑色。那是他买符时老板附送给他的，说如果遇见冤鬼，这张纸就会变成黑色，非常好用。当时以为那老板是在推销生意，他只置之一笑，放进口袋里准备扔了了事。现在，它却再也真实不过的，像变魔术一样地变成了黑色。

“啦啦啦，本大人回来了，快开门迎接啊！”陈衷信隔着

老大远就在那里喊，走近看见门掩着，连忙推开道：“太好了，不用我找钥匙。”开门一看，却把他吓了一跳，“剑锋你像个木头人站在那里干什么？你的脸色好白啊，没事吧？”

张剑锋定定神，勉强笑道：“我……我没事啊。”

陈衷信往屋子里望望，奇怪道：“咦，李庄那小子去哪了？怎么不见他？”

张剑锋“哦”了一声，没有答话。

陈衷信看见地上的水渍又大惊小怪道：“哇，为什么地上会这么湿？你拖地啊？”

张剑锋回过头来问了一句：“心军他……他是遇车祸死亡的吗？”

陈衷信奇怪道：“你怎么问这话？你当时也在场的啊，我们亲眼目睹那个无良司机冲过来的。唉，就这样心军就没了。”

“不是的。”张剑锋缓缓地道，“不是这样的。我总觉得，不是那司机冲过来的。那辆车的速度那么慢，我们所处的那个路口又那么远 如果紧急刹车的话是完全可以避开的。”

陈衷信愣愣地道：“你的意思是说，那辆车给人做了手脚？有人故意要害心军吗？”

张剑锋正要答话，下面传来了一阵大喊大叫声：“喂！403有没有人啊！”张剑锋脸色一变道：“坏了，河东狮吼来了。快，你快下去赶在她发作之前接她。她不敢骂你的。”

陈衷信手忙脚乱道：“但……但我不是男生负责人啊，等一下她问起你怎么办？”

张剑锋已经忙不迭把他往外推：“你就随便编个借口，

说我忙着呢，要不上厕所也行。总之拜托了。”

把门关上后，张剑锋松了一口气，突然想起那家伙看见我不亲自下来，岂肯善罢甘休，留在这里毕竟不太安全，还是出外逛逛，估计着差不多人齐了再回来。他一把把门拉开，却见一个清秀的面容正对着自己，原来是副班长小清，对张剑锋道：“你不用躲了，她没有上来。”

张剑锋又惊又喜道：“她不来么？”小清道：“不是啊，她叫我上来让你下去，她有事要你下去单独谈一谈。”

张剑锋一听，差点没晕死过去，事到如今，也只有下去挨骂了。

同学们都上去了，小兰和张剑锋还站在下面，下来那么久小兰连句话都没有讲，张剑锋已经知道大凶了，他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到哪里得罪了她。良久，小兰才回过头来，透过月光，张剑锋这才发现小兰的脸色比纸还白，只听小兰问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你去看过王心军的遗体吗？”张剑锋怔了半晌，才道：“没……没有，好像那些警察们不让看，怎么？你看了？”小兰答道：“嗯，没有。”

“但是，我已经拿到了他的验尸报告。”张剑锋丈二摸不着头脑：“心军的死跟他的遗体有关系么？”小兰迟疑道：“我不知道，其实为了这个问题要不要告诉你我已经想了很久。他们说挺正常的，我还是觉得有点蹊跷。听说，你是班里惟一个认为不是司机的错的人？”张剑锋一听这话，就知道遗体出了问题，忙问道：“不错，难道

遗体上有什么特征？”小兰递给他一份报告道：“王心军的遗体在殡仪馆保存才三天，但是当拿出来火化时，竟然发现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根本无法恢复仪容。这就是我决定取消追悼会而用守灵的方式代替的真正原因。你是懂法术的，能不能解释一下？”张剑锋翻着那报告道：“肯定是殡仪馆的冰柜出了问题，在那种温度下，阎王爷也没能力腐烂得那么……”说到这里，张剑锋看见报告的总结处有一行很明显的红批：“经法医鉴定，尸体腐烂程度已经达到一周之上，初步推测正常死亡时间为1月7号，与现实死亡时间相差169个小时零36分钟。已经排除殡仪馆冰柜系统故障，建议列为疑案处理。”下面是法医的签名盖章。官方术语虽然说得婉转，但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它的意思是说：明明是一周前就应该死了的人为什么还能存在世上？张剑锋一转头就看见小兰咄咄逼人的眼光：“阎王爷也没有能力什么？”张剑锋有点难以置信：“照这样情况看来，鉴定的意思是说心军的尸体是在冰柜中发生高度腐烂的？这好像违反物理常理吧？”小兰忧郁道：“这件事非比寻常，而且我也不相信是那司机的错。”

说到这里，两个人都沉默了，不禁同时想起那天中午那场痛彻人心的车祸。

那天，全班同学为了庆祝计算机考级全班通过，相约一起出去大吃一顿。就在学校门口往下走不多远有一个十字路口，小兰走在最前面，抬头一看，绿灯已经开始闪动了，接下来就是黄灯，小兰料着过不了马路，就停了下

来。就在此时，她只觉旁边一阵轻风掠过，她自然而然往旁边偏头看，只见王心军突然也偏过头来对着她一笑，然后迈着轻快的步伐一直向马路对面走去。“不——”四个粗重的轮胎带着“轧轧”声在她面前停下，不仅打断了她的尖叫，还残酷地阻隔了她的视线。

小兰回想到这里，不由叹了口气道：“真的很奇怪呢，那司机冲过来时，我整个人愣在那里，除了那四个大轮子，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但是，我却始终相信，这场车祸跟司机没有关系。也许，是我的直觉吧？不过，我觉得王心军临过马路前的那个笑容很是古怪，看上去不像平时的他，而且，当时他要过马路，无端端地转过头来对着我笑干什么？”说着，看看沉思的张剑锋道：“你呢？为什么你也认为不是司机的错？”张剑锋迟疑了半晌道：“这个，事关重大，我还没跟别人提起过，你能保证不会泄露出去？”小兰骂道：“废话！我给你看的还是绝密档案呢！快说吧。”张剑锋像是下定很大决心似的道：“好，我告诉你。出车祸时，我是惟一站在王心军右方的人，卡车是从左方过来的，紧急刹车的地方也在我的左边，所以我是全班惟一个视线没有被阻挡的人。”小兰万分紧张地追问道：“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张剑锋缓缓道：“我看到，从王心军迈出斑马线的第一步的瞬间开始，他的头就已经偏向左边了，目光自然也是落在左边，这个姿势一直保持到死时。从常理上推断，他不可能看不到那辆冲过来的卡

车。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下意识地要不把步子一缓要不加速冲过去，但是他却丝毫没有慢下来的趋势，相反，步速还十分均匀平稳，没有任何慌乱。然后，卡车就过来了。”小兰听得倒抽了一口冷气道：“这么说，他是一边走一边看着那卡车冲过来的？”张剑锋沉重地道：“虽然我不愿相信，但是从我那个角度看，与其说是卡车撞过来，不如说是王心军算着时间迎上去的。”

小兰“腾”地一声站起，失声叫道：“怎么可能？哪有人想撞死自己的？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张剑锋也站起扬扬那份报告道：“难道你认为尸体莫名其妙地高度腐烂还有王心军临死前那个古怪的笑也可以用常理衡量的吗？难道现在还需要常理来作为我们的逻辑吗？”小兰望着那份报告，登时语塞。的确，现在事情发展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小兰愣愣道：“那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张剑锋道：“第一步，严密保守消息，没到事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不得泄露出去。”小兰点点头道：“这个自然。你不说我都会做。”张剑锋接着道：“第二步，也是我们惟一能做的一步，就是明天抽个时间去殡仪馆一趟，详细调查询问。”小兰一听要跟一具腐烂的尸体打交道，早已面如白纸：“就……就算我们去了，也是一无所获的。人家法医都鉴定过了，不会有错的，我们还凑什么热闹？”张剑锋道：“话不是这么说。我们道家看尸体的方法跟那些官方的例行检查一点都不一样。况且，这么离奇的事件出来，有些内幕消息肯定会被作为八卦新闻到处流传，这个

才是最重要的。”说到这里看了小兰一眼道：“咦，班长大人，你怕了？”这招对小兰同样有效，小兰立刻反驳道：“谁说的？去就去，谁怕谁？”

“喂，准备开始了。两位如果觉得谈情说爱山盟海誓已经完了的话，请尽快进来吧。”是陈衷信的声音。小兰向张剑锋瞪了一眼，张剑锋忙道：“不关我的事，是他自己胡说，你上去揍他就是了。”小兰恨恨地道：“要你说？我不会放过他的。”

两人回到宿舍，张剑锋环顾四周，惊讶道：“怎么还是不见李庄？他还没回来吗？”陈衷信道：“别提这事了，我打了他几次手机，都没人接。你说，这小子遇上这事，会怎么办？”人群中立刻有人代答：“才刚听有人说见到他出去了，应该是去躲一阵子吧，不管他了，时辰要到了，先开始吧。”

张剑锋于是关上门，对小兰道：“开始吧。”小兰对于主持这次祭奠本来胆战心惊的，但她是班长，只好硬了头皮站在遗像边道：“王心军追悼仪式现在开始。首先，默哀三……”一直站在门边的张剑锋突然听到门外再次传来那熟悉的滴水声，大惊道：“是谁在外边？！”外面立刻传来一个声音道：“我呀，李庄。”陈衷信忙跑上去开门：“谢天谢地，你总算肯回来了。”然而，当陈衷信一开门之际，却吓了一大跳。李庄全身湿淋淋地站在外面，像个落汤鸡似的，头发上还不断地往下滴着水珠，形容憔悴地望

着他，陈衷信又惊又疑道：“你……你怎么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李庄摆摆手道：“不要说了，运气好背，竟然失足掉到东湖去了，幸好会游泳，好不容易才爬上来。”陈衷信让开道：“快进去换衣服吧，小心着凉。”李庄匆忙往里面一钻，却碰上了张剑锋。小兰这才惊异地发现，张剑锋的脸色还白过李庄。张剑锋的眼光往李庄全身打量了两个圈才慢慢道：“好像，我记得，东湖旁边是有栏杆围起来的。”李庄愣了一下道：“是啊，我的手表掉了，我越过栏杆去捡，才掉了进去。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张剑锋摇摇头，目光却移向上方道：“你的头发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李庄拿手往上面一抹，原来是一根干稻秸。小兰忍不住发话道：“真是的，是谁买菜的？到处乱丢那些稻草。刚才看见门边还有一根呢。”李庄听到这句话，全身不由微微一颤，张剑锋已经接过那根稻秸，应声道：“交给我丢吧，你快去换衣服吧。”

小兰结结巴巴念完悼词之后，便是默哀三分钟。张剑锋低下头，手里紧紧攥着那两根他说要丢掉的稻秸。好眼熟啊，真的好眼熟，为什么几根稻秸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震撼？他一定是在某些不平常的地方看见过它。张剑锋几乎是第一时间想到了车祸现场。他在那三分钟内反反复复地回想发生车祸的经过：王心军大步跨过马路、头向左偏、卡车冲过来，然后两边的人尖叫，再后来轮胎下涌出一滩腥臭的暗红的血液，再后来……好像就是警察到了。可恶！张剑锋记得师父曾经给他说过“记忆空白期”的症

状，人受到身边同类极端残酷痛苦的死亡方式的刺激后，对这件事的记忆会出现断节甚至完全忘记。那次车祸实在太过诡异，尽管他受过正规道家修炼，还是没办法把整件事串联起来。早知今日，当初就该到九华山苦修一番。

默哀完毕，众人一时间也无语，不知有谁说起那个无良司机，顿时大家义愤填膺，纷纷在小声责骂，有说看见那司机哈哈大笑冲过来的，有说怀疑司机与王心军有仇的，有说去示威游行给法院增加压力的，众说纷纭。小兰瞄了一眼遗像，上面的王心军酷酷的绷着脸，但小兰老是觉得他的嘴角两边是向上弯的，就像他临死前给的那个古怪笑容一样。想到这里觉得阴风阵阵，寒气森森，突然害怕起来，会不会王心军真的已经回来了呢？小兰只觉得心头发毛，连忙找了个借口出到外面，迎着刺骨的冷风，沿着栏杆走了一阵子，才好些，想起明天要去看那具腐烂的尸体，又头痛起来，低下头却看见脚下湿了一大滩，同时清晰地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滴水的声音“滴答”。小兰连忙回头，后面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影，小兰一惊：“李庄？不是叫你去换衣服吗？为什么全身还这么湿淋淋的？”李庄淡淡笑道：“没关系，等会儿换也不迟。我有句要紧的话想跟你说，你方便跟我来一下吗？”小兰道：“你的脸色白得像张纸一样，还说没关系。你快去换衣服！有什么事情再说。”李庄急道：“不行啊，这句话十万火急，必须要现在说，你快跟我到楼下找一个秘密的

地方。”见小兰脸上满是狐疑的神色，顿一顿又道：“是关于王心军死亡的事情，你难道不想知道吗？”一把拖过小兰就往楼下跑：“迟了就来不及了。”

“两位这么急去哪里啊？半路偷跑出来可是要受罚的。”张剑锋笑吟吟地出现在楼梯口。李庄变色道：“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张剑锋道：“跟你们二位一样，在里面坐不住，到外边来吹吹风。不过两位也太过分了，竟然想偷跑到楼下去。”小兰忙辩解道：“李庄说有些紧要话要跟我说，是关于车祸的。你不要乱冤枉人。”张剑锋道：“心军都已经走了，还有什么要紧得过帮他守灵呢？两位跑到楼下本来也没有关系，不过等一下就要集体上香了，若让大家发现惟独你们两个不在，恐怕影响就不太好了。李庄，你说呢？”小兰道：“这倒是啊，要不，李庄你先去换衣服，暖暖手，再来跟我讲吧。”李庄勉强笑了一下道：“也只好这样了。”说完推门进去了。

张剑锋瞧着李庄进去了，才附耳低声对小兰道：“小姐，我不是说过吗？不要到处乱跑。”小兰啐了一口道：“我又不是小孩子，要你教训！”张剑锋道：“今天晚上是回魂夜，不比寻常。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回魂夜的传说吗？民间传说亡魂在托生前要经过奈何桥，喝下孟婆汤，忘却尘世中一切俗缘。眷恋生前人事的亡魂为了纪念即将失去的记忆，通常会在头七晚回到他生前住的地方呆最后一晚。为了让亡魂能够没有遗憾进入轮回，所有他的亲人和朋友都要守灵，等那个亡魂前来和他们相聚。因为亡魂都